

英国情妇

L'amante anglaise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Marguerite Duras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国情妇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徐和瑾译.

--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7

(玛格丽特·杜拉斯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4989-8

I. 英… II. ①杜…②徐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4024 号

MARGUERITE DURAS

L'amante anglaise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67 年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67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5-271 号

英国情妇

L'amante anglaise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徐和瑾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缪伶超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4 字数 67,000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989-8/I·2806

定价: 24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公司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71-85155604

Marguerite Duras
玛格丽特·杜拉斯作品系列



献给让·舒斯特^①

① Jean Schuster (1929—1995)，法国作家、诗人和记者。1947年参加超现实主义小组，跟邦雅曼·佩雷和安德烈·布勒东成为好友，后被布勒东指定为遗嘱执行人。1956年至1959年任《超现实主义》杂志主编。1958年跟迪奥尼斯·马斯科洛一起创办反戴高乐主义的报纸《七月十四日》，同时为其他报刊撰稿。1969年10月4日发表题为《第四首歌》的文章，宣告超现实主义小组解散。其文章汇编出版，主要有《五七年和五八年档案》和《激情之果》等。

“这里说的一切都已录了音。一本内容为维奥纳[†]凶杀案的书开始撰写。

“四月十三日晚在维奥纳市镇巴尔托咖啡馆里发生的事，您已同意讲述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是复制的录音带，是四月十三日晚在巴尔托咖啡馆里录的，您并不知道。这录音带如实录下了那天晚上在巴尔托咖啡馆里说的所有的话，但只有声音没有图像，所以无法看到说话时的情况。因此，您应该‘启动’这本书。您的叙述使四月十三日晚上的情景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录音带录下的话放出来，并让读者来代替您阅读。”

“我知道的事和我将说出的事之间有差别，您会如何

处理?”

“这是书中由读者处理的部分。这种差别总是存在。

“请说一下您是谁，好吗?”

“我名叫罗贝尔·拉米，现年四十七岁。八年前，我把维奥纳市镇的巴尔托咖啡馆买了下来。”

“在四月十三日晚上以前，您对这桩凶杀案一无所知，就像维奥纳其他居民一样?”

“是的。我所知道的就是布告上的内容。”

“您再想想，就当四月十三日晚各报均未发行。”

“但要是我有时不能忘记我现在知道的事呢?”

“那您就顺便指出来。

“为使本书读者能设身处地，就像凶杀案发生后四月十三日晚上那样，我们首先录下维奥纳市镇警察总队告居民书，这布告刚好在那天第三次宣读，当时夜幕开始降临，由乡村警察在集市广场宣读：

① Viorne系作者杜撰的市镇，似由 Savigny-sur-Orge（奥尔日河畔萨维尼）中的VI+OR+ne构成。

“我们从报上获悉，不久前在法国不少地方的货车车厢里发现碎尸。

“经巴黎警察司法医科证实，这些不同的碎尸属于同一人体。除人头尚未找到，在巴黎已完成尸体复原。

“铁路线的交会状况使我们发现，载有这些碎尸的列车，不管终点为何地，都经过同一地点，即维奥纳高架桥。鉴于这些碎尸系从这高架桥的栏杆被扔进车厢，因此凶杀很可能发生在我们市镇。

“市镇政府在接到紧急通知之后，恳切希望全体居民跟警方通力合作，使这起凶杀案尽快破案。

“如有任何女性失踪，且身材中等，身体肥胖，年龄在三十五至四十岁，请立即报告警察总队。”

“我认识克莱尔和皮埃尔·拉纳，以及阿尔丰索·黎涅里。他们是我的顾客，是我在维奥纳的五十位常客中的三位。我还认识玛丽-泰蕾丝·布斯凯，他们的表妹。她有时跟皮埃尔和克莱尔一起来咖啡馆，是在喝开胃酒的时候，或者深更半夜跟几个葡萄牙工人一起来。当然啰，我跟她不大熟，不像跟其他人那样熟悉：她又聋又哑，这样就限

制了别人跟她交往。

“皮埃尔和克莱尔·拉纳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我这儿，时间在八九点钟，吃过晚饭之后。但他们有时接连好几天不来，并非一定是因为他们中有人病了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出门，因为他们情绪不佳，感到疲倦。

“为审慎起见，我已养成习惯，不去问皮埃尔，为什么我前一天晚上或是已有这么多日子没有见到他们。我发现——至少我有这种感觉——皮埃尔不喜欢别人问他的情况以及他做的事。我觉得是他为人谨慎的缘故。

“因此，在四月十三日，皮埃尔来了之后，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五天不来。

“当时是晚上八点。

“乡村警察刚在广场上读完布告，在那天已是第三次读了。我笑了，是因为听到布告里说铁路线交会，我对阿尔丰索说，我是忍不住才笑的，这时皮埃尔走了进来。他独自一人。他经常不跟克莱尔一起来，他从办公室出来后，直接来巴尔托咖啡馆。我们相互问好。我立即问他，是否想到说铁路线交会是圈套。他对我说他不能肯定。

“我发现他面露倦容，穿着随便，而平时他总是衣冠楚楚。他身穿蓝色衬衫，领口有点脏。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当时对此有过想法。我心里想：瞧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凶杀案发生后，晚上很少有人来巴尔托咖啡馆。”

“那天晚上我们咖啡馆里有五个人：阿尔丰索、皮埃尔，从未有人见到过的一个男子和一个姑娘，还有我。那男子在看报。他有一只很大的黑色公文包，放在地上。其他三人都看了看他。他是通常的那种便衣，但大家不能完全肯定他就是警察，因为有那个姑娘在。他好像没有听到我们说的话。可她听到了，她还微微一笑，那是在我说铁路路线交会的时候。”

“阿尔丰索和皮埃尔显然都不想跟我一起嘲笑铁路路线交会，我就不再说这件事了。”

“再次谈起凶杀案的是皮埃尔。他问我，依我看，在尚未找到人头的情况下，是否有可能确认被害人是谁。我说这也许很困难，但还是有这个可能，只要尸体上还有胎记、畸形、伤疤等跟其他人都不相同的特征。”

“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。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在想，在维

奥纳有哪个女人跟被害人的体貌特征相符。

“就在大家沉默不语时，我发现克莱尔不在。

“我这话的意思是说，她不在使我感到惊讶，我把这事和皮埃尔忧心忡忡的神色联系起来。我没有向皮埃尔打听她的情况，但我已经想到，也许他得跟她分手的时刻即将到来。阿尔丰索仿佛猜到了我的想法，这时就向皮埃尔问起她的情况：‘克莱尔是否病了？’皮埃尔说：‘她在家里有事要做，她快要来了，不，她没有生病，但她累了。’他又作了补充：非常累，但这也许无关紧要，可能是因为春天的关系。

“然后，又开始谈了起来，谈的仍然是凶杀案。

“说到凶手对被害人手段残忍，我感到愤怒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当时阿尔丰索谈了自己的想法，使我们感到意外。他说：‘也许只是因为搬运整具尸体太重，凶手只能这样做。’皮埃尔和我都没有想到这点。皮埃尔说，确实，这三夜对凶手来说想必极其漫长。这时那姑娘开了口。她明确指出，在这三天的夜里，凶手应该到高架桥去过九次，如果把人头算上，他就应该去了十次。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谈

论铁路线的交会。我们也开始谈论。我问她，在巴黎还在说什么。她说，大家认为这事是一个疯子干的，又是塞纳-瓦兹省的疯子。

“这时，克莱尔来了。”

“她身穿一件海军蓝雨衣，雨衣她是在下雨时穿的。但那天天气晴朗。她一只手拿着小手提箱，另一只手拿着黑色油布袋。”

“她看到有两个陌生人，就立刻朝阿尔丰索那边走去。大家向她问好。她作了回答。但我从她的表情看出，她不喜欢有陌生人在。我听到报纸的声音，只见那陌生男子不再看报，而是看着她。我注意到了这点，仅此而已。克莱尔的表情并未使我们感到惊讶，但一个陌生人会因此而感到困惑。”

“什么表情？”

“冷酷无情。”

“皮埃尔突然朝她走去，仿佛想把她遮挡。他指着手提箱。这是干什么？她说：‘我要去卡奥尔^①。’皮埃尔冷静下来，勉强笑了笑，并大声地说，让大家都能听到：‘我正想

① Cahors，法国洛特省省会。

‘休假几天，请你这几天去那里走走。’

“没有人相信他的话。

“她没有回答，仍然站着发愣，也许有一分钟的时间。然后，她在阿尔丰索旁边坐了下来，独自坐在一张桌旁。

“我去把饮料端给克莱尔时，想起他们三个都是卡奥尔人，但自从八年前我认识他们以来，他们还从未去过那里。我就问她：‘你要去多长时间。’她说：‘五天。’我又问：‘你有多长时间没去卡奥尔了？’她说：‘从未去过。’她马上就问，在她来之前大家在谈什么，是否在谈凶杀案，还问大家说了些什么。阿尔丰索回答她说，大家确实在谈凶杀案，但没有说出任何重要的看法。她显得比平时还要胆小怕事。我想是因为有陌生人在的缘故。”

“她显得悲伤？疲劳？”

“我不会这样说，不是。

“大家在谈凶杀案，仍然在谈，当然是谈每天夜里经过高架桥的列车有多少，谈凶手去的次数，这时，她突然转向阿尔丰索，对他问道：‘在高架桥那边，没有人在夜里遇到过什么人？’阿尔丰索回答说：‘不管怎样，没有人去说

过这话。’于是，皮埃尔转向阿尔丰索，久久地望着他。然后，皮埃尔问他：‘那你呢，阿尔丰索，你夜里真的没有在高架桥那边看到任何人？’

“阿尔丰索有个不耐烦的动作，他说没有看到，并说别再说了。

“从那时起，我们都感到尴尬，这点可以肯定，我不会看错。皮埃尔和克莱尔非要知道阿尔丰索是否遇到凶手，特别是在那陌生男子面前这样问，使大家感到局促不安。

“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，大家继续谈论凶杀案。

“大家谈到警察到居民家进行调查。前一天晚上，他们去了阿尔丰索家，同一天上午来到我家。

“克莱尔想要知道警察来时耍些什么。我说：要身份证件，如有家庭成员不在，还要说出他们不在的正当理由。

“阿尔丰索说，一队警察从上午起就带着警犬寻找被害人的头。克莱尔问：在哪儿？‘在森林里。’阿尔丰索说。

“后来，我看她沉默了很久。

“男人们还在谈论凶杀案。到底谈了多少时间，我不知

道。也许是半个小时。突然，我们看到广场上暗了下来。

“我说警察要求我把咖啡馆开着，并说在维奥纳——一家咖啡馆在一个空荡荡的市镇一直开到半夜十二点——这样会使人感到滑稽可笑。那姑娘问，警察为什么提出这种要求。我说：‘是因为一条古老的规律，那就是凶手总是会回到凶杀的地点。’‘那我们就等他来。’姑娘说。

“大家说的就是这类话。

“是的，在某个时刻，克莱尔和阿尔丰索说了话，但说得很少，只有两句。我听到几个字：在维奥纳害怕，是阿尔丰索说的。阿尔丰索微微一笑。

“过了一会儿，那姑娘走到克莱尔身边，问道：‘那您的火车呢，太太？’克莱尔吓了一跳，并问道：‘什么火车？’但她立刻恢复镇静，并说开往卡奥尔的火车——我现在记得一清二楚——是从奥斯特利茨车站发车，时间是上午七点十三分。

“那姑娘笑了。我们也是，不过是强笑。

“那姑娘非要说下去，她说克莱尔要出去旅行，会很早